闻赵乐强君兼任“五水共治”总督察长感赋

■施中旦

青山绿水大文章，“泪洗良心”夙愿偿。
记否当年杨柳岸，清波影里戏鱼翔。

注：泪洗良心，赵曾说：“青山绿水是泪水洗出来的良心”。

洗心治水净无尘，一瓣心香弥足珍。
能借千秋大禹斧，乐山乐水乐精神。
曾记同游吊脚楼，沱江澄碧起乡愁。
何当借取他山石，一洗家山五水流。

注：起乡愁，赵诗有：“楼台看水起乡愁”句。

Wenbi 散文

七月木槿花

■徐建平

这花事，如同乡民赶集，春天里热闹一阵之后，便冷清下来，零星的花朵，如清冷街面上侧身而过的旗袍女子，孤单的脚步声，既寂寞，又惊艳。

木槿的花，听着有点拗口，植物学书籍上是这么叫的。酷暑如焰，百花消退，在长长的夏秋更迭之际，它无疑是那寂寞而惊艳的女子，独领风骚，一坐皆惊。

其实，木槿的花期很长。说七月木槿花，似乎有点委曲，但冷清七月，担当花神，非其莫属。

木槿，锦葵科，木槿属。花粉红色，底部深红，多重瓣，也有单瓣，浙西南一带农村称新米花。木槿花开，正值早稻开镰，新米出臼之际。新米花之谓，有了稼穑丰收的意味。

新米花的意味，还包含了食用的成分。木槿的花期一般始于六月，讫于八月。其间，广大农村，新谷收仓，新米饭上桌，饭甑里蒸的不再是陈年谷米，空气里弥漫着新米饭的香味。

这个时候，村人们的餐桌上有一道佳肴：泥鳅新米花。房前屋后，新米花垂手可撷，泥鳅是田间劳作时的顺手之物。八仙桌上，置一只碳炉子，一盘新米花。泥鳅在锅里滚着，放一些紫苏、辣椒，去腥调味。新米花鲜美，滑爽，边烫边吃。三伏天气，一家人围着碳炉子，好饭好菜，吃得满头大汗，其乐融融。

如果是河边村庄，碳炉子上面的铁锅里也会换成鲜溪鱼，鲜美滑爽的劲道一样。如果没有泥鳅或者溪鱼，煮一碗新米花羹，虽然少了鲜味，但其羹滑爽，下饭滑肚，也是一道好菜肴（这样的时候居多，村人的餐桌上不可能天天鱼肉、泥鳅）。木槿羹爽爽滑滑，村人们的日子年复一年，爽爽滑滑。

木槿，落叶灌木，对水、土、肥要求不高，是一种谦卑的植物。多孤植于路沿或菜园子里。也有列植，且作花篱，美化环境。某个早晨，在东乡兰巨，看到一片开阔的滩涂上植满木槿。业主取其花蕾，烘干，真空包装，投放市场。零星栽种的木槿，有了产业化规模化的开发利用。

这个早晨，在薄薄的阳光下，村妇们沉醉在一种由熟练的采撷而产生的莫名其妙的诗意里。广阔的滩涂上，木槿花纷纷飘落。

一乡一俗，木槿花在古徽州一带身份卑微，叫跌碗花。有晦气的意思。一位朋友写过一篇《跌碗花》的好文章。写一个在奶奶眼里像跌碗花一样的小女孩的故事。奶奶威严、刻薄、刁钻，小女孩聪明、倔强、可怜。双方在平静而冷漠的对抗中，展现了人物的个性冲突和发展，令阅读者燃起对跌碗花小女孩的爱怜之情。木槿花在朋友的笔下有了新的诠释。

木槿花在韩国叫无穷花，是韩国国花，国徽以五瓣木槿花为主体，花蕊配以阴阳太极图案，取意生生不息、坚韧不拔精神。木槿的种子可入药，叫朝天子，这名字听着有点朝圣的意味。

《诗经·郑风》有一篇《有女同车》，“有女同车，颜如舜华”，“有女同行，颜如舜英”。“舜华”、“舜英”，即木槿花。相传，舜华、舜英是木槿花两位花神。舜耕历山，木槿树遭四大凶兽争夺毁损，树倒花败，是虞舜将其扶持，从新花繁叶茂。两位木槿花神为报答虞舜救命之恩，取虞舜之讳为姓。诗人喻女子颜如木槿，表达了痴情男子对美丽女子的爱慕。

木槿花朝开暮落，日日开放，生生不息，无论安静含苞，抑或大方盛开，都是一种坚持和不懈。于炎炎之夏，呈现的是一种淡然。这又是诗人借物抒怀的另一种情调了。

木槿花开在一年最炎热的季节。百花凋零独自开，从这个意义上说，木槿花，又是一种寂寞的花。

蒲溪之上

Wenbi 散文

■杨坚

蒲溪，又称大荆溪。关于蒲溪、新溪或荆溪，许多人弄不清楚哪个是那个？其实，蒲溪上游为两溪，一是石门潭下泄段为新溪，另一是荆溪，两溪在荆山脚水潭上汇聚之后就是蒲溪，蒲溪浩浩荡荡过中庄折向东流，经水涨至盛家塘分为南北二流入海。2014年初夏，我站在荆山山坡顶上，张望蒲溪入海口，回溯蒲溪之源，竟然发现蒲溪在我的生命里不知流淌了多少年。

一

我和很多人一样，从来没有认真想过大荆溪为何叫蒲溪？有新溪，那么所谓的“旧”溪呢？据《大荆镇志》记载1929年前，这段溪道由久防一侧经过。1945年夏，一场大洪水，使这段溪流彻底改道，在大荆镇建成区一侧形成一条分流，即今日这段新溪。少年时，暑假我要到大荆石门村住一些日子，因为在石门村有一个企业叫“木器社”，母亲就在那儿工作。石门村除了“木器社”外，还有“镬炉厂”和“铁器社”。

石门潭很深，我自然不敢去，只是在潭边的溪滩上玩水。在水里我和小伙伴做得最多的事，就是潜到新溪溪流下面的岩石间捉迷藏，水下时间呆长了，出水后整个下午眼睛红红的，如兔眼一样。那个时候，石门潭边新溪的堤坝，用原始的大石头构筑而成，圆圆的巨大的石头垒砌在一起，自然又壮观。夏秋一场大暴雨之后，站在堤坝上看石门潭口滚滚而来的洪水，从眼前呼啸而过。这天这地这流水与平时澄澈透明的宁静截然不同，天地水一片浑黄。都说初生牛犊不怕虎，我和小伙伴喜欢这些滚滚而来的流水，喜欢从堤坝上直接跳入水中，奋力向对岸游去，喜欢被洪水冲到对岸下游三四百米远再上岸，然后走到上游入水，一番拼搏之后又回到堤岸这边。

这就是我少年生命里的石门潭与新溪。但我从来没有想过，石门潭什么时候形成？千百年的溪流为何从久防那一侧改道到今天这一边？在我的感觉里，潭水、溪流和天地一样，恒古久远，它一直在这里，我来或者不来，都没有关系。

二

蒲溪，顾名思义，与蒲草有关。据说在古代两岸蒲草茂盛，因此得名。但蒲溪古亦名婆溪，把“蒲”写成“婆”，我想不仅仅是因为字音相同而笔误，但有关地名文字没有任何解释和说明，我百思不得其解。直到有一天，我读到一个民间传说才领悟其中的寓意。

相传在蒲溪上游，有一个地方叫小丁岙。有一户姓丁的人家，母女俩相依为命。女儿慢慢长大成人，母亲年迈病重。有一天母亲卧床不起，女儿急于救治到集镇上配药，恰逢暴雨初霁，山洪暴涨，激流一泄千里，仅有的步石矶早已淹没在水流之下，但该女毫不迟疑，顺着步石矶的方向过溪，刚到溪中，就被激流冲走，村里的邻居四处寻访，没有任何着落。这一天是农历六月十五。

过了好多天，许多行人在荆山脚下，忽然闻到了阵阵桂花馨香。此地并无桂树，且未到飘香时节，众人迎风寻觅，在蒲溪的乱石滩上，荆棘丛中，发现了一具年轻女尸，面色如生，不仅没有腐烂，且散发异香。在此盛夏酷暑，女尸居然不腐？民众惊骇不已，赶紧报告官府。官老爷以孝心感应上苍，致有“尸散异香”的奇事，遂具奏朝廷。皇上敕封丁氏为丁十四娘娘，建庙受祀。圣旨下达后，当地民众就在丁氏遇难处附近的半山腰建造了一座庙宇，此山也被称为太婆殿山。后来，大荆东门居民，立娘娘庙于东门中街，塑娘娘像于庙中，以丁氏救母捐躯之农历六月十五为娘娘寿辰。

三

我踯躅在荆山脚下的蒲溪岸边，寻找当年那个凄美传说的发生地。荆山脚下蒲溪之上，大大小小的水潭依然深玄，倒映蓝天之下，溪水如宝石一样泛着绿莹莹的光芒。荆山庙耸立荆溪与新溪的交汇处附近的山上，这里供奉的是胡公大帝，一墙之隔的天后宫，殿宇宏敞，香火袅袅。有人告诉我说，我寻找的娘娘庙，可能是蒲溪祖庙，就在荆山的南麓。我从蒲溪岸边的水涨上坦村，登临荆山南山腰，这里就是传说中太婆殿山？荆山的南山腰，山势平缓，隔着蒲溪南望，莲花峰悄然开放在海天一角，不远处的西边，溪对岸的老僧岩以一个接客的姿态，千万年来永远期待客人的来临——这就是雁荡山著名的接客僧。站在这里，有一种冲动，我要涉水过溪，或翻越谢公岭，走向雁荡山的深处。

1982年重修的蒲溪祖庙只有朴素的四间平房，矮矮的砖墙，点缀在豆篱瓜棚间。太婆娘娘的塑像，宁静而端庄。1959年公社化时被拆的蒲溪祖庙，又该是什么样子呢？我相信，在《水涨杨氏宗谱》里被称为蒲溪祖庙，不应该富丽堂皇，因为太婆娘娘就是生活劳苦大众中间，为救母感动天地，她的孝心朴素又自然，凝聚着平凡人生的至真至美。其实，大荆各村娘娘庙甚多，都是祭祀丁十四娘娘的？大荆镇的东门中街的街面上，一座娘娘庙甚古。殿中一副对联：“救母捐躯，蒲水生香留圣迹；护境成佛，荆山有幸仰神威”。在此，我恍然大悟，蒲溪为什么称为“婆溪”了！

四

蒲溪流过水涨中花坦，奔向乐清湾的大海，我的爷爷一生劳作在这里。虽然我没有在这里出生，但少年时几次寒假，都被父亲从县城赶到这里劳动，现在想想父亲是让我感受故乡，不忘祖根。那时候水涨大桥还没有修造，除了坐竹筏过蒲溪到“水旁面”即水对岸，要绕道当时的104国道水涨公路桥。

十月寒风渐起，我的爷爷带着我，每天一大早过蒲溪去挖番薯，然后一担担挑到溪边，直接倒入浅水区里洗净，为防止番薯随溪水飘走，必须用许多卵石围出一个大圈子。洗净了的番薯当场刨成番薯丝，凉晒在溪岸边一排排竹蔑上。

每天傍晚，爷爷在我的身后，打着风灯为我照路，我跌跌撞撞，踩着高低不平的村间石头路面走在前面，昏黄的灯光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有时这变形了的状貌自己看着也狰狞无比？在我前面歪歪斜斜，左右摇摆，变化多端，如影随行。蒲溪上的夜风刮来，冰凉刺骨。

青黄不接，早稻米吃光了，晚稻还没有开镰，一天三顿吃番薯，弄得我常泛胃酸也经常拉稀。揭开锅，不是番薯饭就是番薯粥，冒出米粒屈指可数。这样的日子里，我特别思念香喷喷的米饭。蒲溪对岸“水旁面”是谷岙村，我在渴望有一碗米饭的时候，整天想着与谷米有关的问题，溪岸边明明都是番薯地，为什么要叫谷岙呢？

直到现在，我在写有关蒲溪文字的时候，才明白谷岙不是盛产稻谷而是因为村落处在南山山谷里，故名谷岙。但在谷岙村北蒲溪水中，却有一个与米有关的地方叫米桶潭，只是当时我在洗番薯、晒番薯干及思念米饭时，没有想到这米桶潭就藏身于我附近。

关于米桶潭，《杨氏宗谱》载：“潭中故多鱼，纶垂网撤，取携不穷。捕鱼可易米，以此得名”。从潭中捕来的鱼可以换米，现在想想，这米桶潭就是蒲溪赐予两岸村民取之不竭的一个米仓。《涨川盛氏宗谱》记录了盛永国写的一首《米桶潭》诗：“潭名米桶任鱼游，一网归来食可求。造物心情此美丽，雍萱莫及此无求”。

五

蒲溪东流入海，遇盛家塘这一岛屿打了一个湾，折成二流入乐清湾。南支流过的地方，称为蒲湾，在陡门头入海；北支流过舟山头，在大横浦入乐清湾。700多年前，从福建过来的杨氏始迁祖，登山瞭望蒲溪，感叹此地“野旷土肥，山水钟会”，带着族人从此在这定居。

也许是了却少年之梦想，那天我特地开车去谷岙寻找米桶潭。沿蒲溪之岸，我没有寻到所谓的米桶潭。失望之际，谷岙村里的一位老农对我说，应该在104国道与谷岙村入口的溪边，只是几十年前造公路造大桥，岩壁炸开了许多，这米桶潭也许被填平了，也许沉于蒲溪水底了。米桶潭，成了名副其实的蒲溪之传说和梦想。

不管怎么样，蒲溪以米桶潭这一直观的形式，养育了一代又一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为了救母，被洪水冲走的少女丁氏，感天动地不仅升腾为蒲溪之神，护佑两岸村民，而且还成了蒲溪之祖。

在蒲溪入海口不远的水涨东南海中，有一个荒无人烟的小岛屿，形如覆置的筲箕，名筲箕屿。筲箕是农村里一种细竹篾丝编织的圆形浅竹筐，用来盛米淘米。传说这一带海中，生活着一种人身鱼尾的人。他们善于织水为绡，他们生产的这种绡布，入水不湿，他们哭泣的时候，眼泪会化为珍珠。一天，有一位12岁的女孩，拿着筲箕从海底水府出来独自淘米，恰逢中午涨潮，海水暴涌，这位小小的美人鱼措手不及，手中的筲箕随着海水漂走了，最后流落到了这里，成为筲箕屿。蒲溪的传说意犹未尽，蒲水已归流入海，传说却一直回荡在水里云间，而其传说之主题，永远与米其实是与生存、生活和生命息息相关。

蒲溪之上，承载我们许多苦难与幸福，也幻化我们许多美丽与梦想。

Wenbi “德长杯”美好家园主题征文选登

这样的家园

■林建英

我的虹桥家，据说祖祖辈辈几百年，它就一直被重重的花花草草竹园树林环绕着，不曾改变；于是，我便一直以为家园就应该是这样的——花草竹木环绕的家才成其为家园。

后来哥哥姐姐在乐清工作，爸爸妈妈在乐清买了一个小小的商品房，那便是我们的乐清家了。乐清家在三楼，只有一个公共小院子，爸爸买了好几个小盆栽，放在小院子那个专门的盆栽小园地里，让它们陪伴着我们。可是后来，对面邻居换了主人，在装修时把小盆栽悉数给拔了砸了扔了，把盆栽小园地给撤了。我们心痛不已，可又不敢说邻居，毕竟要以和为贵。不过，妈妈在装修工人扔东西的时候，及时捡回了一个还算完整的方形平底花盆，放在离对面邻居家远点离自己家近点的洗衣槽和院落门口的中间，说让我种我想要种的花草。

刚开始，我种的是山中挖来的古木根。古木根上有着四五株枝叶，我把这样的古木根埋在盆栽里，觉得非常之雅致。因为方形瓶底花盆是典雅的褐色，还有点古典的花型雕饰；而古木根来自高山之上，沧桑中带着倔强；四五株枝叶呢，在古木根上绿意盎然，别有一种蓬勃的生机。我把它取名为“病树前头万木春”。

后来，我又把吃出的榴莲籽和枇杷籽等等在不同的季节埋在那小小的花盆里，让它们陪伴着“病树前头万木春”。记得好几次，妈妈都反对我：“这些籽还是扔了吧，种下去也长不出来的。”可是，土壤总是回应我的殷切期盼，每次都会在一段时间之后，把一棵棵小巧可爱而又嫩嫩绿绿的小苗苗从他的魔术屋里或隆重或悄悄地捧将出来，放在我面前。这时，我会蹲在那里，扯着嗓子喊：“姆妈——，快过来看，长出来长出来了……”而每次，妈妈也都很配合地从屋里跑出来跟我一起看，妈妈每次都边看边惊喜地赞叹：“哇，真长出来了，真好看。”

我每年都会出去走走，偶尔，我都会带些小东西回来，比如雪山里的小石头，比如高原古镇里的花种子。小石头，我把它或摆放在阳台上，或者放在“病树前头万木春”旁边；而花种子呢，高原古镇里的老人告诉我说，它的生命力强适应性好，无论在哪里都能种出来的，我便尝试着把它放进土壤的被窝里，让它安睡，等它睡足，等它清醒，等它探出头来，等它对着我微笑……过了段时间，果然，我在小盆里发现了一个曾在古镇里让我惊鸿一瞥的影子——娇小柔弱却能开出那温暖华丽的桔色小花朵。

今年六月初，我又把吃出来的利泄瓜籽给埋在土里，而它们也奋勇争先地从土里钻出来纷纷跟我说：“让我长得更好吧！”我突然想到了用竹竿给它们搭个架子，让它们有更广阔的伸展空间。于是就把之前从竹林里搬来的两根竹竿分成几支，靠在院门和洗衣槽中间那半高的小墙壁上。竹竿不够时，我又用绿色小绳子融入其中给它们做攀爬的楼梯。而半高的小墙壁上面呢，是铁拉门式的的栏杆，有着许多只蝴蝶的样式。等利泄瓜长得高挑起来，绿幽幽的身影，在“蝴蝶”之旁婀娜多姿摇曳生香的时候，这一切便如一幅画，如诗如梦，我暗自把它取名为：“一帘幽梦”。

我不常在家，而我的“一帘幽梦”呢？妈妈告诉我说，楼梯楼道上经过的邻居们都会驻足观赏，有的邻居赞叹“真好看”，有的邻居看到了绽开的黄色小花居然开心微笑，有的邻居小孩看到了绿绿的小果子，就天天过来在一旁盼着数着果子有多大有几颗，还有个邻居阿婆居然就蹲在我的小花盆前把我那些刚长出或长得还可以的小瓜苗们给拔掉了，边拔边说：“拔了它们，那几株才用力！”……妈妈还告诉我说，她正帮我用心照顾着它们，在太阳炙热的时候，给它们阴凉给它们洒水，妈妈还说为了让它更“用力”，改用了洗米水给它们浇水……

我听了妈妈关于“一帘幽梦”的述说，不禁在心湖里泛起了温暖感动的涟漪，并且由衷地感喟：“荷尔德林说‘诗意地栖居’，我们先人说‘天人合一’，我们的家园也正如如此；有了花草竹木的陪伴环绕相依，我们的家、我们的亲人感情、我们的邻里温情以及我们内心里那些天然纯粹美丽的魂灵，才有了皈依的和谐家园。”

县学巷9号

Wenbi 图文

■觉晓 文/摄

市区东大街的南面、靠近望莱桥（港桥头）西头有条巷，可以通往人民路的云浦桥头。这条巷现在统称县学巷，之前却是两条巷，北段的名称原来叫双板桥巷。明清时期的县学旧址就在巷西市府宿舍内，故名县学巷；又因为以前贯通金银溪的“宝带河”横穿巷北，河上有一条双石板搭成的桥，因此叫“双板桥巷”。河、桥今已不存，“双板桥巷”的名称也就取消了。

双板桥巷原有一座大宅，现在门牌号为县学巷9号，它的老主人是前清生员徐天佑。瞿振汉起义时，徐是县城的内应。起义失败后，徐天佑殉难，房产也被清政府充公，儿辈中只有幼子被保姆冒险带走养大。民国光复，徐家觉得自己的先人是反清志士，理应平反并归还房产。诗人程雪的尊翁程松如与徐家是亲戚，徐家通过松如先生，得到后所张次鏐先生的鼎力相助，历经三年官司，终于收回这座宅子。为示感谢，徐家将房屋分了大约一半给张、程两家；张家又转赠予内侄池紫东。后来徐家又卖了一部分给湖横人赵咏八（民国时期曾任乐清教育局长、温岭县长，1949年赴台）。赵家乔迁时适逢其子大婚，新妇是县党部书记长倪自镜的女儿，媒人是倪悟真，乐清名士多有送贺诗贺联者，排场盛极一时。

解放后，赵咏八的房子由人民政府没收归公，最初是乐成镇政府驻地，1953年9月至1965年曾作为总工会办公场所，现在全部成为民宅。据一位吴姓住户介绍，前几年收电费时作过统计，这里一共有21户人家。大部分人家已改建了新式房屋，只有东南角的大台门、照屏、花墙犹在。进入大台门右转，有一条东西向甬道可以一直走到银溪埠头。甬道南墙上的照屏两侧有两副对联，隐约可以认出几个字，大意是说宅子的位置西为县学，东临银溪，写出一种清幽的意境。照屏前一株母本极其壮硕的葡萄，把枝蔓和绿叶铺满了整条甬道，抬头望去，夏天的况味十分宜人。甬道与院子之间用花墙隔开，对着照屏开了一爿小台门。院子里面的建筑基本保留原貌，因为缺少管理，显得破敝而杂乱。

离开县学巷9号，我们继续南行，寻找民生米厂旧址——1949年9月，县总工会筹备委员会曾在这里办公，直至1952年总工会成立后才迁往东门李宅坦——却在老市府3号楼北面围墙外发现一片野草丛生的废墟，只有两条残余的台门柱子依稀可辨。此时雨已停止，一行人摄影后离去。时在2014年8月14日，同行者：张炳勋先生，上詹恭学、桃园金才、楼下朋强及后塘觉晓。